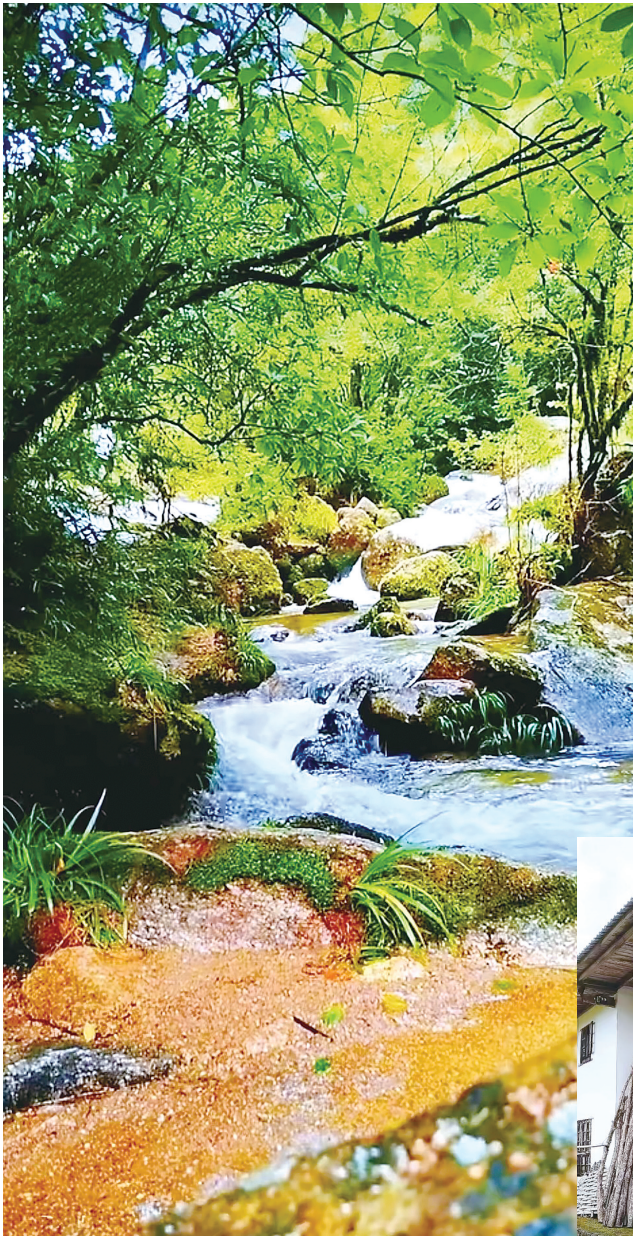


炎陵避暑记

编者按

炎陵多山，森林覆盖率很高。每一寸山林都是一架空调，将丛林和泥土里的凉意轻柔地送入山中。所以这片土地比别的地方更加凉快。每年夏天都会有很多人到炎陵避暑，因为宁静、慢节奏、与世无争，而且空气清新，山风有凉意，白天可以坐着云起，傍晚看倦鸟归巢，夜里观璀璨星河，清晨听着鸟鸣，从甜美的睡眠中醒来。去炎陵不是往外逃，是向内走，不像去外省那么遥远，也不像网红打卡点那样人山人海。炎陵避暑的地方有神农谷、云上大院、梨树洲等地，还有一些山中的村子。今日特辟专版，将一些游客到炎陵避暑的游记文章放到一起，既可像旅游地图一样帮助读者按图索骥，又能使人从文字中感受到清凉与诗意。



云上大院的风景。崔旭艳 摄



云上大院

崔旭艳

暑热难耐的七月，有人提议去炎陵十都的云上大院。从株洲市区出发，全程高速公路。为了尽快逃离执着相伴的高温，我们甚至没去看炎陵古朴粗犷的青石板路，直接迫不及待地沿着山路弯弯上行，海拔比较高，越往上，越觉得云很低，大院不愧是云上的大院。

到达云上大院门楼的入山之处，丝丝凉意迎面而来，停车看过周边的山峦翠竹后，便直奔电话预订的民宿。来之之前，云上大院避暑“一房难求”。听说大院的民宿有100余家，可在线旅游平台订，也可以直接联系民宿主人；我们十几个人的队伍打了许多电话，才约定好住在良宇农家乐。

农家乐有宽敞的前院，绕屋有小溪，溪旁门前种植了一大丛鲜花，橙红明黄，浅紫粉白。停好车，放下行李，房间早已收拾得整洁如新，我们便沐浴着已近黄昏时乡村特有的山野气息开始漫步。

出院门的道路不宽，人车混行，但井然有序；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是23℃。车和人都很心平气和平淡谦和；时不时有人正走着，又忽然停下来用手机拍路旁挂果的梨树。

民宿离市场不远，穿过石头垒筑外墙的场部，步行大约只需十余分钟；迎面有人已经大包小袋地从市场提回来鲜嫩饱满的黄桃、桃李、黄精、牛肝菌，准备借着所住农家的柴灶，举杯相邀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些独具特色的老房子，沿着道路弯入小巷，那些石头墙、厚泥砖墙，串联着山花山溪、石桥竹桥；那些房子旁的菜畦虽不大，但都插着竹篱芭花。有的篱芭墙边长了向日葵，一只蜜蜂在丰硕的向日葵花盘上左右翻飞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回到所住民居的餐厅吃早饭，大厅摆放着六张大圆桌，可见旺季民宿的客人很多；餐厅的墙上还张贴着云上大院的景点介绍，有东坑瀑布、茶盐古道、大院冷杉、英烈亭、知青印记、白鹏谷、龟龙窝茶园、铁瓦仙道观、大院云海、杜鹃花海等。

大院农场有得天独厚的山云雾茶，除龟龙窝茶园之外，我所住的民居屋后也种植了茶树。早晚都有来避暑居住的人将手机架在屋外院子的桌上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

或练入段锦或五禽戏等。夜晚有县文旅部门组织的“森林‘深呼吸’暨‘非遗进景区’活动”，在圩场内搭起戏台，夜幕降临满天星光下，跳采茶舞、品红茶、舞龙灯、唱花鼓戏，剧目轮番上演，台下的观众有趣互动，引来一片欢声笑语。

大院家家户户的周边都栽着一种阔叶树，挺拔俊秀，叫厚朴，是一种中药材。因为是高山气候，大院的小溪里还有冷水鱼。

云上大院的人家几乎家家都建有新房，每年有两个多月是旅游旺季，其他时间人少一点。我这是第二次来，第一次来是在十多年前。

当时也是夏天的周末，到大院林场已是傍晚，在农家吃过晚饭后门溜达时，见房屋周围栽有几丛木槿花，粉红浅紫。

当时的农户家里有一台小电视机，但没有网络信号。舟车劳顿，我早早便歇息了。谁知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被开门进来的男房东喊醒，他无奈地跟我商议，问能不能让我换一间房？说有个重要的客人刚到，这里没其他民宿了，就我这间稍微好一点。我望着他，看了一下时间，23时30分，一个大男人站在我的房里，我能怎么办呢？这时又进来一个年轻些的男同志，我便无奈地答应了。

这次来看到云上大院的青山绿水，姹紫嫣红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

住在大院云上人间的这几天，我拍到了许多花的照片。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落叶乔木珙桐，有山野四处可见的野百合、野蔷薇，有第一次见到的厚朴、卷丹，也有曾经见过的黄花月见草、绣球花、百日菊、绣线菊等。木槿花仍然开在路边和房前屋后；我在山民的菜园一角，闻到了藿香，还顺带持了一把藿香的叶子。

大院独特的气候条件，让这些许多花在骄阳似火的时候竞相开放，更让我流连其中心生欢喜。我感受这些花、这些人、这些民居都相互交融在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里，构成了一幅经过多年辛勤努力的丰收画卷。

你看那些平坦的道路，顺畅的游路和路灯，那些一辆辆开上山来的汽车，络绎不绝的人流，……让人觉得恬静又亲切。祝愿炎陵云上大院越来越好，期待明年夏天呼唤老友再到云上大院来赏花。

穿过青山到中村

马新声

今年去炎陵，是去朋友家中做客。号称“炎陵第一黄桃基地”的中村瑶族乡平乐村。

汽车沿盘山公路而上，地势险峻突兀，蜿蜒曲折。一千多米的海拔，尽管汽车、工程车往来不断，路面却非常平整，乘车丝毫不感到颠簸。山风吹着凉爽得很，到了夜里，就更凉快。松涛阵阵，奏响天籁之音，直抵深谷；枝条带着树叶翩然起舞。

工程师如同一位细致精巧的裁缝，将崎岖凸凹的山路裁剪成了一条光滑的玉带。层峦叠嶂之后，如烟似雾的流云缓缓变幻着各种图案，和山间升腾萦绕的雾霭应和，更增添了仙境般的神秘。漫山遍野的黄桃、桃李被红纸包裹着，如同镶嵌在绿色海洋中的玛瑙。清风夹杂着树木和花草的芬芳，如同喝了美酒般酣畅淋漓；又如同温柔的手，将每一个毛孔抚慰得松弛熨帖。同行的朋友忍不住啧啧称赞：这风都是甜的呢！

路边淡蓝色的太阳能灯柱亭亭玉立，迎着来往的客人。路上时见鸡儿和家犬，悠闲地走来走去，一点也不怯生。路边是洋房小院，门旁都停放着汽车。大家感叹：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交通，难以想象村民是怎么与世隔绝地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！

山外酷热难耐，这里却凉风习习，屋里都不用装空调。朋友家两层楼房傲然屹立。她回忆：小时候，每天要跋山涉水，去5里外的学校上学。后来买了单车，但

是很多地方单车都不能通过，只能背着走，背单车的路比骑车的时间还多，到了学校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。那时候，她是多么渴望离开大山、走入城市！19岁那年，她第一次走了十几里路到了县城，坐汽车到了株洲华湘大市场下车，在路边吃了一碗米粉，饥饿难耐的她，觉得那是她一生中最为美味的一碗粉！

这些年，村里新修的公路不断延伸，像经络血管遍布大山的躯体，整个山村焕发出了勃勃生机。家家户戶种植黄桃，从此靠公路大动脉向全国各地输送，走上了致富之路。

正值黄桃丰收，邻家一位中年汉子，一大早驾驶着越野车来摘回一筐筐黄桃，停在仓库门口卸下，几名女孩忙碌地挑拣起来。我开始以为是他的女儿或晚辈，一问才知道，她们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每年趁着夏季桃李成熟时，上门到家家户户来收货，然后网上直播销售。家家户戶都在忙着包装黄桃，每每有外客路过，村民们都会好客地打招呼：尝一个吧，很甜的！

朋友早已在城里安家立业，如今，她又留恋上了自己的家乡。尘世的喧嚣，创业的疲惫，都被这青山绿水、徐徐清风，荡涤得一千二净。现在，纵横通达的道路，让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不再遥远，她的梦想不再两难：无论想回城市或老家，小车从院子里驶出便是康庄大道。

朋友感叹说：这要倒回到十几年前，做梦也不敢想啊。

清凉炎陵

谭旭日

游神农谷

周末登酃峰

几年前的秋天，从珠海到攸县网岭生产基地工作。从大广高速直达韶关，临时起意，我决定舍弃京珠高速，改从平汝高速直达攸县酒埠江，到达网岭的陶瓷厂。

彼时，小镇的热浪裹挟着，像一枚被烤得发烫的红薯。炎陵同学在微信里说，来炎陵走走，这里清凉。

周六，驱车从故乡安仁绕道去炎陵。车子在丘陵间穿行，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密。等过了茶陵县洣溪镇，拐进炎陵地界的时候，车窗外的温度计悄悄地往下滑了一格。不是陡然的跌落，而是缓缓的，不易察觉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神农谷。车子沿着瓒江的支流往上走，两岸的树越来越密，越来越高。樟树、枫香、楠木、栲树，枝叶交织在一起，把天空遮得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蓝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碎碎的，在车窗外跳来跳去。

到了景区门口，一下车，一股凉意就扑面而来。不是空调房那种生硬的冷，而是山林深处那种柔和的、带着水汽的凉，像有人用一片巨大的叶子在替你扇风。罗霄山脉像一道绿色的屏风，把这片土地拢在怀里，外面的热浪进不来，里面的凉气散不掉。这里平均气温23℃，城里的房子大多没有空调，也用不着空调。夜晚的风从山林里吹下来，穿过街道和巷子，带着松脂和竹叶的气息，把一天的暑气一点点收走。

神农谷，又叫桃源洞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很多从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的珍稀动植物，如今就生活在这里。

桃源洞的珠帘瀑布，藏在一条幽深的峡谷里。还没看见瀑布，先听见了水声。哗啦啦的，不太响，但绵密，像有人在不停地抖一匹绸缎。转过一块巨岩，瀑布忽然出现在眼前。水从50米高的崖壁上飘落下来，不是直直地砸下来，而是散开的、飘忽的，像一挂用无数颗水珠串成的帘子。阳光照在水珠上，每一颗都折射出小小的彩虹，满谷都是流转的光。

走在瀑布下方，这里的空气是另一种质地。湿润的、清冽的、带着微微的甜。后来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实测峰值达每立方厘米13.6万个。我站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那股凉意从鼻腔一路滑到肺叶的每一个角落，像喝了一口冰镇的泉水。

离开珠帘瀑布，沿桃花溪上行约一公里，就到了树抱石。

那是一棵巨大的钩樟树，当地人也叫它锥栗。据专家测定，树龄超过一千五百年。它的主根从一块巨石顶端长出来，然后像一只张开的手掌，慢慢地把整块石头包裹了进去。树的根部并排衍生出两棵大小相等的子树，直冲云霄，当地人叫它龙母生双子。

我站在树下仰头看，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，遮住了头顶的天空。树皮是深褐色的，裂着纵深的纹路，像一张写满了字的古卷。风从枝叶间穿过，哗啦啦的，像在读那些字。一千五百年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？它发芽的时候还是南北朝，它长成大树的时候唐朝才刚刚开始。它见过多少日出日落，花开花谢？它见过多少人在它脚下歇脚、乘凉、许愿？那些人都走了，它还在。

更惊喜的是，它还在长，还在用根须一寸一寸地抱紧那块石头。

从神农谷出来，已是黄昏。夕阳从西边的山脊上滑下去，把整片林海染成了金红色。

周末，我们相约去酃峰登山。还是定那个民宿，不过是晚上才能入住。天还没亮，我们就驱车出发，到了酃峰脚下，还不到七点半。在山脚下的镇上，一个早餐店嗦完粉，便再次出发。

酃峰是湖南第一高峰，车子只能开到半山腰的梨树洲，剩下的路要靠脚走。进山的路是一条窄窄的土径，两旁是密不透风的林子。松柏、枫树、香樟、苦槠、银杏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。枝叶交织在一起，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空气里是那种陈年发酵的、带着微甜的泥土气息，让人想起家乡的糯米酒香。

走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林子忽然变得疏朗了。眼前是一片开阔的高山草甸，草是金黄色的，在风里起伏，像一片凝固的海。草甸的边缘，几棵高大的树孤零零站着。那是南方铁杉，一种古老的子遗植物。树干笔直，灰褐色的树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苔。它们沉默、庄严，像一群远古的守望者。

再往上走，我看见了一棵南方红豆杉。树不高，但树干粗壮，胸径足有一米五，据说树龄超过千年。红豆杉生长极其缓慢，百年才能长到碗口粗。我伸手摸了摸它的树皮，粗糙、冰凉、带着潮湿的触感。树皮上裂着深深的沟壑。我想起炎陵县为古树名木建立的保护档案，全县百年以上的古树有22000多棵，每一棵都至少活过一个世纪。

在顶峰，看见一群飞鸟在不远处盘旋，飞翔。听同学讲，对面有个鹫峰，海拔快两千米，千百年，这里是候鸟南北通道。

下山的时候，天开始暗了。林子里起了雾，白茫茫的，从山谷里漫上来，一点一点吞没了树，吞没了路。我走得很慢，脚踏在落叶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偶尔有一只鸟从头顶飞过，翅膀扑棱棱的，声音在雾里传得很远。

回到县城，已经是夜里快九点。我在民宿的院子里喝茶，头顶是满天的星星。

炎陵的夜空，没有光污染，星星看得清清楚楚。老板从屋里出来，在我对面坐下，也倒了一杯茶。

“看够了？”他问。我说看够了，又觉得没看够。他笑了：“山在那里，跑不掉的。”

他告诉我，桃源洞自然保护区有十万亩原始森林，是我国华东、华南、华中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一片。去年还有一个重大发现，有一种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小溪洞杜鹃，大家都以为它已经消失了，没想到它一直藏在炎陵的深山老林里……

早晨六点，我最后一次爬上民宿后面的小山包。朝县城俯瞰，只见一片晨雾。依稀中，整个县城还在晨雾里沉睡，只有远处的山脊被初升的太阳照成淡淡的金色。空气是凉的、甜的、干净的，带着露水和青草的味道。

回到民宿，我跟同学通了个电话。同学说，我们去吃烫皮吧。吃完这种类似于广东肠粉的米面，回民宿收拾行李，发动车子，准备返程前往网岭。

随着车子前行，后视镜里的炎陵正在晨雾中一步步远去。那些山、那些树、那些藏在林深处的秘密，一点一点被白雾吞没，像一场正在醒来的梦。我想，等我老了、累了，或再一次被南方的热浪烤成焦薯，我还会再回来。

炎陵山中的夏天，像一个秘密，在等你走进，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你就懂了。



炎陵深山风景。叶星美 摄